

區選僅小變 世代更替言之尚早

區議會選舉過後，媒體聚焦於「變」這個主題之上：年輕候選人勝出；政黨的「大佬」、「大姐」失利；小政團（如新民主同盟）取得較預期中好的成績等。不過，話又得說回來，就選舉過後的整個社會的政治形勢，我們尚未能看到大變。

後佔領時代 政治未開新局

梁振英期望「憑選票將他們趕走」所可能產生的「變」，明顯地未有發生。我們可以想像，不是很多選民百分百同情佔領運動，可是，以為市民會民情反彈，懲罰該社會運動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及相關的泛民，又顯然是錯誤估計了當前的政治形勢。

與此同時，以為運動過後，香港政治將會出現全新的生態環境，亦一樣未有兌現。

或者建制派確實是失去了一些議席，但情況又並非是一次各方政治勢力重組、打開全新局面的變化。究竟香港政治將會朝着哪一個方向走，現在仍然存在好些不確定的因素。區議會選舉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局面，似乎是「小變」多於「大變」。

新人入局 難避政治老問題

當然，所謂「小變」並不等於對整個社會不能造成深遠的影響。我之所以強調是

「小變」，用意在於提醒大家不要太快斷定新的趨勢已經形成。例如：年輕候選人

成功當選，歷來有之，談不上是新現象。再者，所謂轉變並不應單指成功當選候選人的年齡，而是他們的政綱、願景、主張是否整合了年輕一代人的期望與價值。

所謂世代更替，並不止在於人事之上，而是一種文化的、精神面貌上的大轉變。在這些方面，我們還未能清楚看到快將出現大變革的跡象。現時我們所談論的轉變，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主觀期望，多於具體地已經成形的政治實踐。

事實上，假如當選的年輕參政者覺得自己有責任為香港社會、政治帶來轉變，他們不能避免要處理一些老問題：需要組織化（例如搞政黨）嗎？需要更進一步介入建制嗎（即界定在議會內外的角色）？如何跟廣義上志同道合的人士、團體合作？如何跟支持者、選民、市民大眾建立較長久的關係？如何建立更全面、面向一個更廣泛的選民基礎的政綱？如何為執政做好準備？

這些老掉牙的政治組織、實踐的討論題目並不會因為社會媒體的普及化，又或者愈來愈多年輕參政者對政黨或傳統政治組織敬而遠之，而變得毫無參考價值。幾十年來反覆討論社會運動、參政的出路，都是圍繞着這些問題。這些題目看似老套，但仍有參考之處。

須提新發展議題 持續轉變

對於上述提問，目前似乎還未有答案。這正是我形容目前區議會選舉結果只是「小變」的原因——如果新的年輕議員希望推動「大變」，他們便不可能只滿足於眼前的一點點成績，而是必須將新的發展香港政治的議題提出來。而在整個社會的層面上，我們的着眼點也不應只放在個別新人之上，而是香港能否發展出新的民主參與的模式、論述與主張。

所謂求變，應該是真正的、全面的轉變。「小變」作為一個開始，是應該得到肯定的。但要有進一步的變化，便不得不考慮在怎樣的基礎上有更大的變化，而與此同時，也必須思考如何維持推動轉變的動力。

在目前這個階段，我們看到的還未夠全面，必須繼續觀察。

撰文: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